

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

抗日战争故事画库

连环画收藏本



3

齐英巧施迷魂阵



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

烈 火 金 钢

之三

齐英巧施迷魂阵

原 著：刘 流
改 编：艾 瑛
绘 图：蔡 千 音
封 面：汪 志 杰
扫 描：自 治 州
制 作：



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



内 容 介 绍

《齐英巧施迷魂阵》是《烈火金钢》第三部。

《烈火金钢》是写1942年冀中军民在共产党领导下，在“五一”反扫荡斗争中的奇迹壮举。上集说道，小李庄村支书孙定邦将八路军受伤排长史更新秘密救到家中时，被人发现。本集写小李庄的干部、群众在区委齐英领导下，英勇机智地揭穿了敌伪的阴谋诡计，展开了可歌可泣的斗争。内容包括：李金魁抓住解老转，孙定邦跟踪何大拿；用乔装齐英施巧计，陷迷阵老转说真情；听情报敌伪军起纠纷，探洞口卫生员效忠诚；遇危难坚强逾钢铁，掳妇女残暴胜豺狼等章节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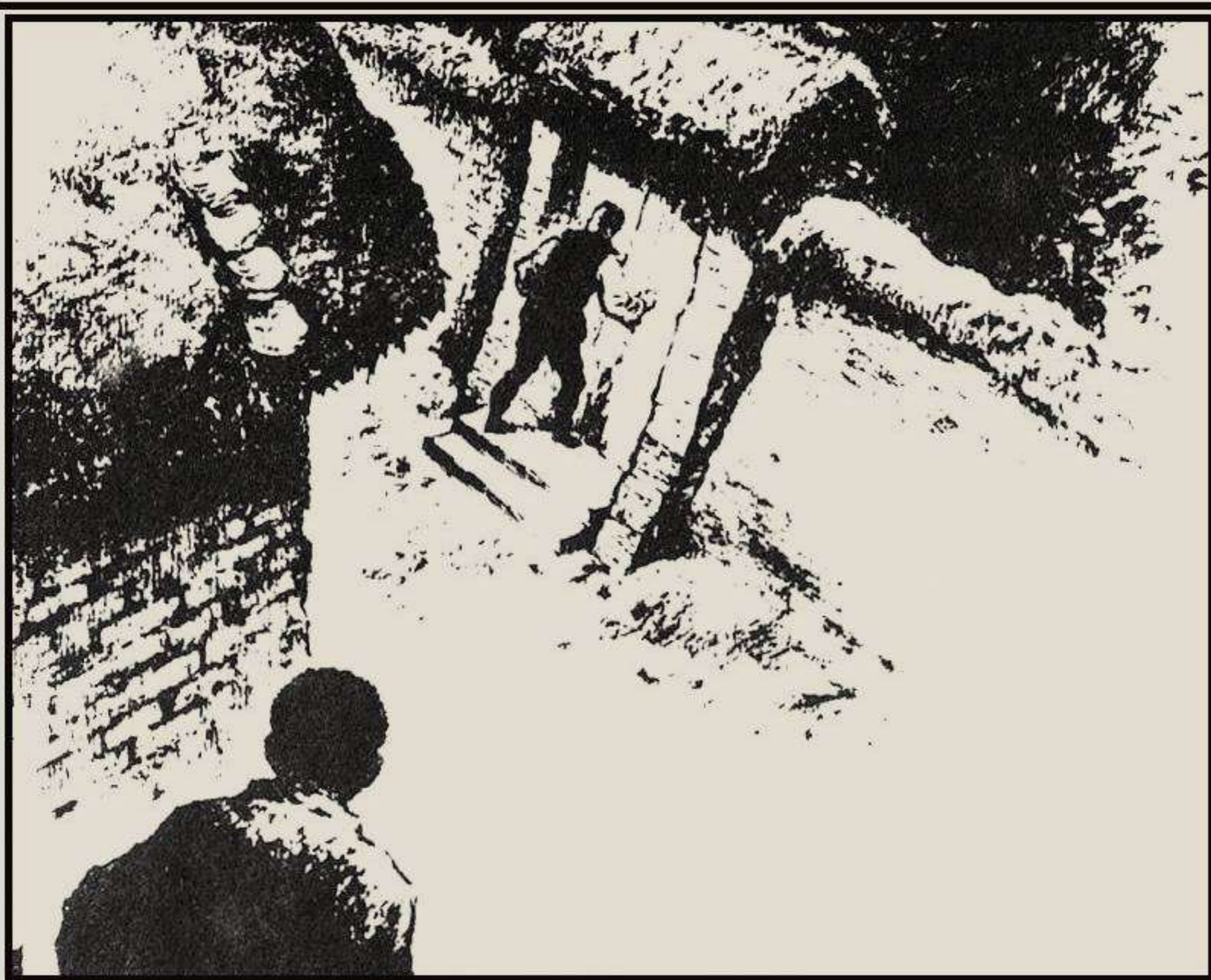
小李庄村支书孙定邦和民兵队长李金魁，秘密地把受伤的史更新背到家的時候，猛地发现胡同口有两个探头探脑的人，很快地跑过去，钻进了两条胡同。孙定邦和李金魁也没来得及商量，就分头去追赶那两个人。



李金魁追到离那个人不远的時候，看出来他是解文华，解瘸子。李金魁本来可以紧跑几步把他抓住，可是他多了个心眼，没有马上抓他，反而故意拉在后面，躲在墙角后边看着解文华。



提起解文华，在城里乡间没有不知道的，他是个软硬不吃的人。要硬，他硬得梆梆响；要软，他软得津津油儿，真是抓一把滑出溜，碰一下滴溜转，都说他有七十二个心眼儿，九十六个转轴儿。因此，外号就叫转轴儿。



李金魁为什么不抓他呢？原来解文华从抗日几年以来，也帮助干部们干过一些好事，可是最近耳闻他跟高铁杆儿有了来往，弄不清他的葫芦里头添了什么药儿。因此想看看他上哪儿去。不料，解文华却进了自家的门。



李金魁又想，也许他家有秘密？跟着去，侦察侦察他到底包的什么馅儿。李金魁转到他住屋的墙外，打算爬墙进去，他两手扒住墙头刚一用力，呼噜的一声——墙倒了。



解文华本来知道身后有人跟着他，这会儿又听墙倒了，一定是有人进了家。于是他就走出屋门，站在台阶上，高声问道：「哪一位，请进来吧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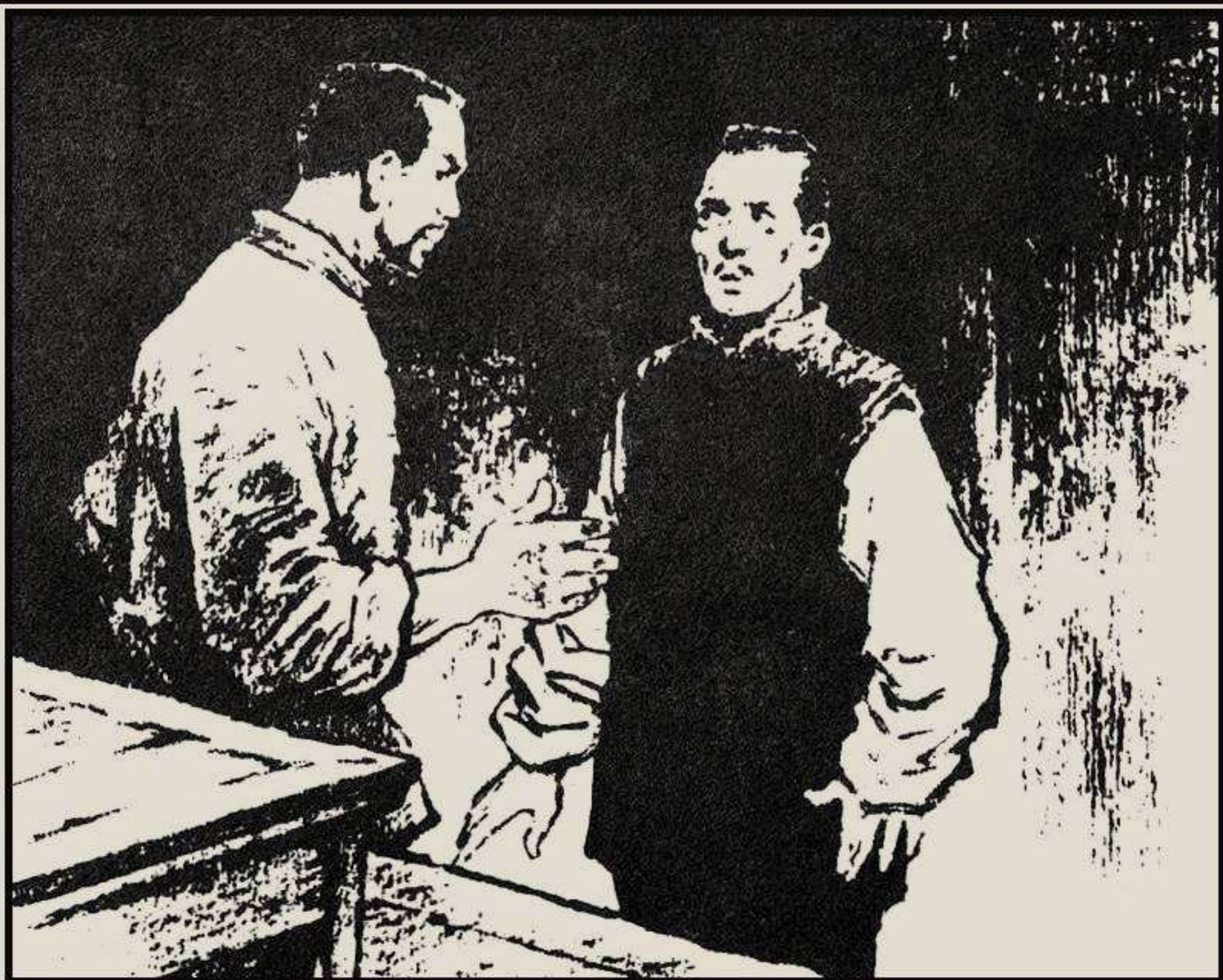
事已至此，李金魁怎么也不能退回去。于是他跨过破墙，来到解文华面前。解文华一看就说：「闹了半天是武委会主任民兵队长啊！快到屋里来坐。」李金魁说：「好吧，到屋里去。」



他们到了屋里，解文华叫了声：「小风，快给你金魁哥烧壶水。」李金魁说：「我没有功夫喝水。」解文华又说：「不烧水，你娘儿们也到这儿来。」他是怕李金魁把他抓出去枪毙，所以把女儿、老婆巧八哥儿都叫来，好作一个见证。



李金魁当着解文华的老婆和女儿倒是有点不好说话了。他假作没有什么要紧，说了声：「天不早了，你们回去睡觉，俺们谈个问题，走吧，走吧。」一边说着就推着她们回到东里间，顺便把这间屋子查看了一下。



李金魁把巧八哥儿母女推走就跟解文华说：「咱们到民兵部队去谈吧。」解文华一听，心里可就害怕了。他想：村里的政权组织都没有了，哪儿还有什么民兵部队，恐怕他是要把我拉出去枪毙……我得想个主意



解文华一出屋门就提高嗓门儿喊了几句，他这么喊，一来是让邻居听见，二来是暗示李金魁；现在不是你们的天下了，你敢把我怎么样？你，连你的家都得小心点。



解文华一嚷，可把李金魁气火了，他把解文华脖领一抓，连拉带扯，向着村外走去。这一来，解文华再也不敢高声说话了，他小声小气地问：「金魁爷儿们，你拉我上哪儿？」李金魁说：「别说话，到地方你就知道。」



走到村外枣林里，李金魁把解文华按着坐在一棵树下，头一句话就说：「我恼一恼就掐死你！刚才在院里的時候你嚷什么。」解文华吓得赶紧说：「我错了，那是我一时糊涂，你原谅我吧！」



李金魁知道要想叫解文华说实话是很不容易的，决定唬他一家伙再说。于是严厉地说：「解文华，你以为你们干的事别人不知道吗？说不说就在你了，我今儿也不是随便把你弄出来，这是上级给我的任务，你估量着不说实话行不行吧！」



解文华暗想，莫非我们的秘密真叫他们知道了？要是知道了，不说实话可真不行。又一想：他也许是诈唬我哩，我先试试探探他看。于是说：「好，我说。我今儿叫鬼子抓了民夫，给他们修炮楼去了。」



李金魁准知道他不说实话，就说：「不对，这是假的。」解文华又说：「这是假的，那你说我干什么去了？」李金魁把眼一瞪：「我问你哩，你问我！」说着，伸出一只大巴掌来：「说，到底干什么去了！」



解文华说道：「八路军讲的是民主，什么时候也不能冤枉人，你把我弄到这儿来，逼我的口供，你不是成心要我的命吗，干脆你把我崩了吧！」说完，一头扎到金魁怀里，李金魁心想：好家伙，恶人先告状，可怎么办呢？



李金魁急中生智，一把推开解文华道：“你别跟我来这一套，你们的事一点儿也瞒不了我，我问你，你跟高铁杆儿什么关系？”这一句话可真把解文华唬住了，立时搭拉下脑袋。李金魁趁势问道：“你今儿找他干什么去了？谁跟你去的？”



解文华心慌意乱了。李金魁掏出枪来，一手抓住解文华说：「不说，就毙了你，走，上大水坑沿儿上去！」解文华吓得噗通跪下，双手搂住李金魁的腿说道：「我说，我说！」李金魁这才又把他松开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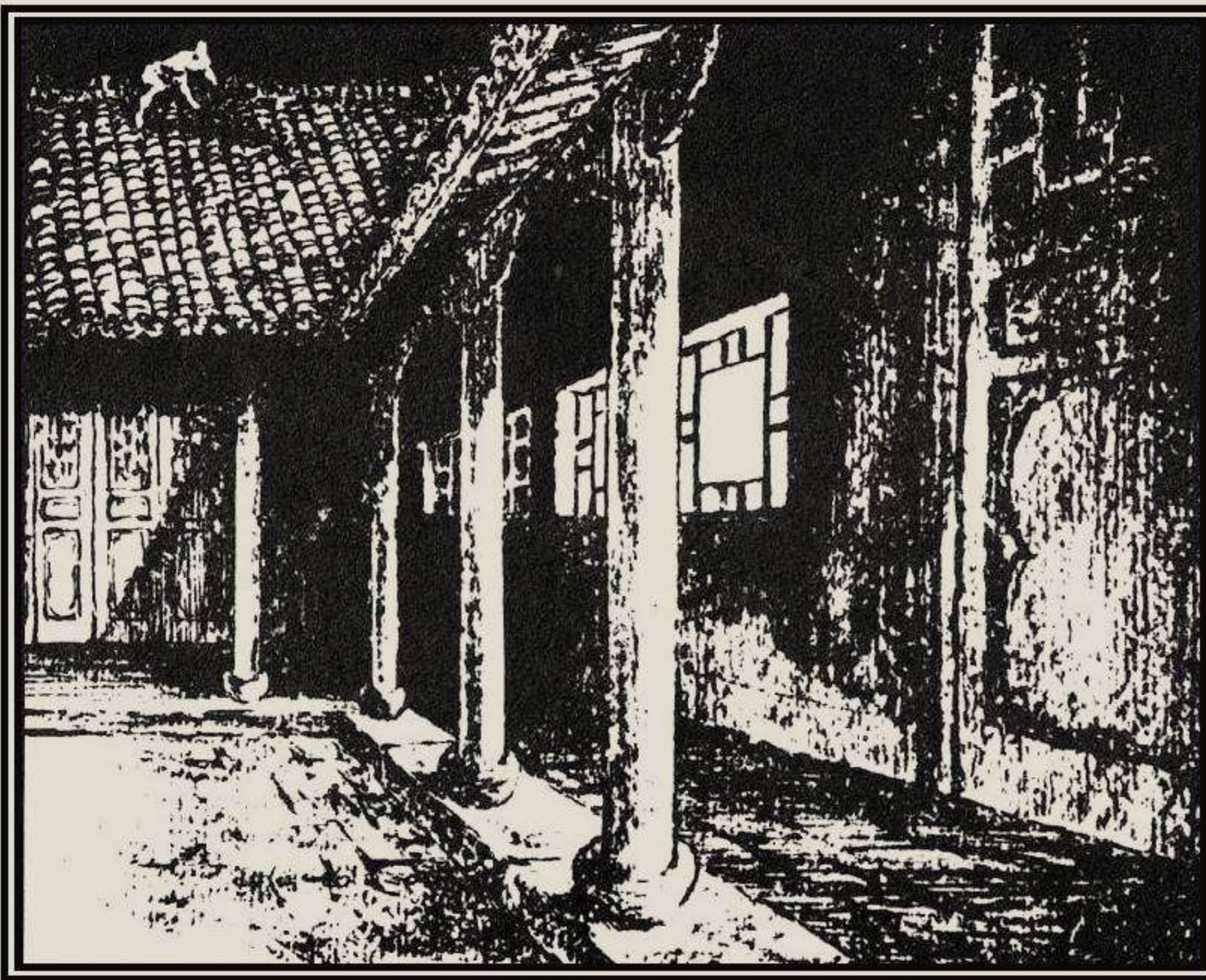
这回解文华可真说了实话，他说：那人是何大拿，他们刚才在桥头镇开会。高铁杆儿叫他们成立维持会，何大拿是会长，他是副会长兼联络员，明天就要开村民大会，还要出「安民」布告。最后，解文华说，他是被胁迫的，要求宽大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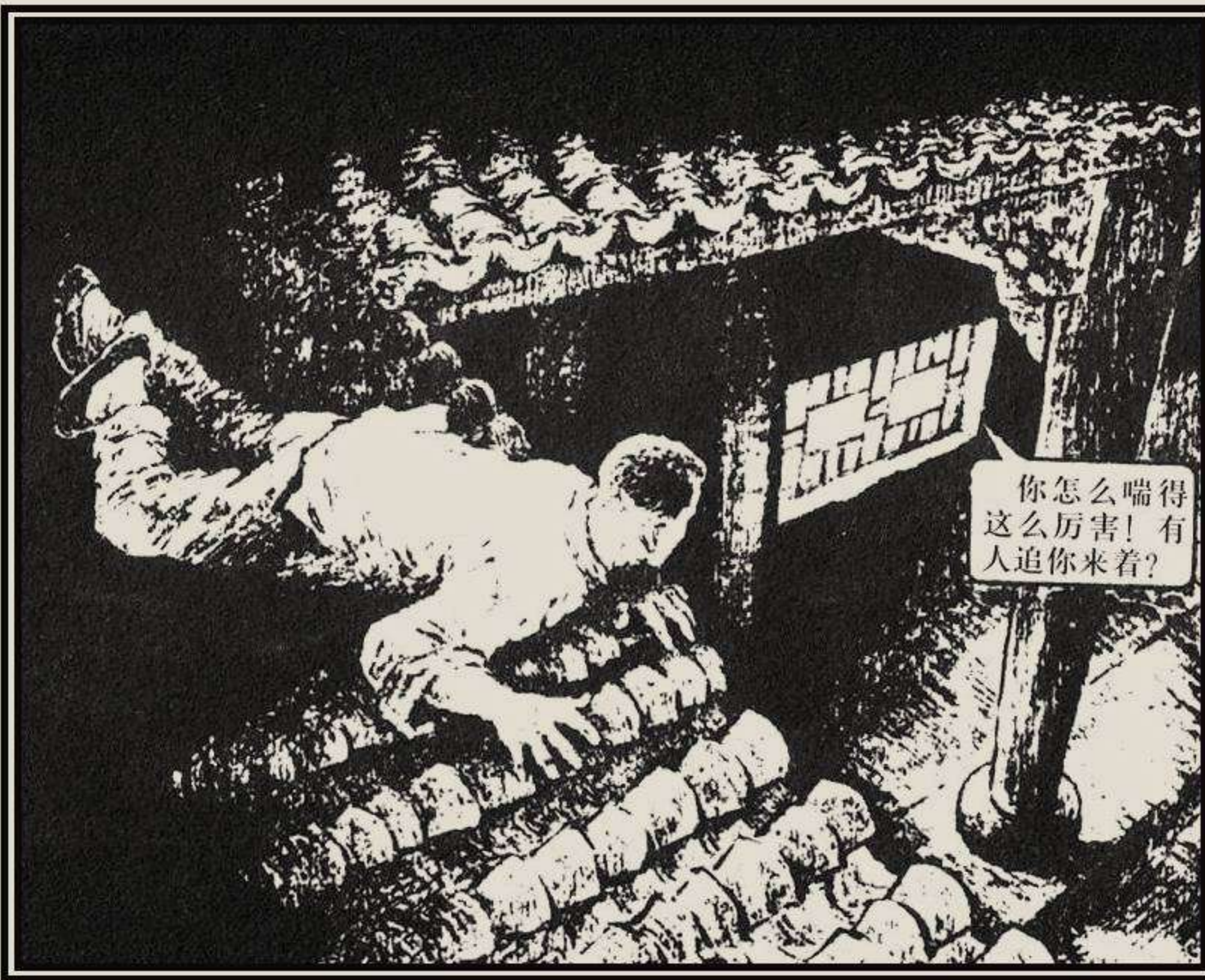
李金魁看看再也问不出什么来了，就把解文华绑在棵枣树上，又用手巾堵上他的嘴，说：「屈尊一会儿吧，等我请示了上级再来发落你！」这一来，解文华动不能动，说不能说，他那七十二个心眼儿，九十六个转轴儿，一个也用不上了。



再说孙定邦，追的那人正是何大拿。何大拿本名何世昌，抗战以前财大气粗，进衙门不用通报，上大堂用不着弯腰，官场上的事离了他就办不了，因此得了这么个外号。他钻进胡同，就进了家门。



孙定邦本想抓住何大拿，可是他这人太谨慎，顾虑太多。他想：也许他家里还有别人在等待着他呢？我要一抓他，不就打草惊了蛇吗？再一说，抓住他又怎么办呢？还是先了解了解他到底怎么回事吧。于是就轻轻地上了房。



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！有人追你来着？

他朝着一间有灯光的屋里看去，只听见有女人说话的声音，孙定邦听出这是何世昌的寡妇妹妹在说话，但没有人叫答，光是看见一个大手影子急促地摆了两下，又听见嗤啦嗤啦的有纸响。



不大工夫，就听到里边说了声：「睡觉。」随着话音灯灭了。这是何世昌的声音。孙定邦本来还要听听，不想屋里叽叽咕咕的耳语一句也听不清了。孙定邦这才悄悄缘着墙头出溜下来。



孙定邦回到家，下到地洞，一看史更新已经昏昏沉沉地睡着了。林丽告诉他，史更新的伤病情况还不敢断定怎么样，不过看情形，三两天内还不至于有什么危险。孙定邦顾不得仔细照顾，就悄悄把齐英叫出去。



孙定邦把他所遇到情况说了一遍。并且告诉齐英：林丽就是何大拿的女儿，本名何志贤，何大拿还有三个儿子，老大何志文是日本翻译，老二志武原是个国民党，现在是特务，老三志忠在八路军。



齐英感到这事不好办，因为何大拿是个上层分子，是统一战线、团结教育的对象，没有凭证，不能随便抓他。正在不知怎么办好，李金魁回来了，他没等问就把解文华的情况说了一遍。齐英一听，认为这问题更加复杂。



三个人正在商量下一步怎么办？忽听得外面有人叫门，声音很急。三个人立时愣住了，恐怕要发生什么情况。孙定邦从洞口通知了里边一声，急忙把洞口盖好。



叫门的是解文华的侄子解二虎。这人从小是个滚刀肉，在军阀队伍里当过几年兵，学得又粗又野，抗日政权刚建立的时候，当过几天民兵队长，因为他招摇撞骗，政府查办了他，换李金魁当了民兵队长，他对党、对政府、对李金魁就有了仇。



二虎听他婶子巧八哥儿说，解文华让李金魁抓走了，他就拿着刀子到处找李金魁。孙定邦刚打开门，他就问：「李金魁在这儿吗？」孙定邦说：「没有。你找他干什么？」二虎说：「他把我叔抓走了，他要敢把我叔怎么样，我就活剥了他的皮！」



二虎走后，三个人又研究了一下情况，队为解文华必定还没有把所
有秘密都说出来，要争取时间，弄清情况，于是决定由齐英乔装大队
长，带着民兵，布上迷魂阵，再度去审问解文华



齐英换好军装，李金魁也领了四个民兵来了。这四个民兵是小李庄民兵队的四根支柱，排头是长江，第二名是东海，第三名是楞秋，第四名是李柱儿。



齐英在柏树坟布上迷魂阵。这里枪毙过汉奸。解文华被李金魁从树上解下来押着往这儿一走，他就嘀咕起来；又听见有两个地方暗中有入问口令，更把他弄糊涂了，这是哪儿来的一股子八路军呢？怪不得李金魁得请示上级。



进了柏树坟，李金魁止住解文华，说道：「到了。报告大队长，解文华来了。」解文华注意看了看全身武装的齐英，心里想：大概处理我的人，就是这个大队长了，今儿我是死是活就全在他的一句话。



齐英说道：「解文华，我们知道你过去还有点民族观念，这回一时糊涂动摇了抗日立场，但是你的罪恶还没有成为事实，因此，我们要教育争取你。你们的秘密我们都知道，对你怎么处理，就看你说实话不说了。」



解文华看着这位大队长倒不可怕，说的话也很温和，他就把对李金魁所说的情况又重复了一遍。齐英一听，没有说出新东西来，心想：得改变态度。

不叫你说这些！要你说最重要的！告诉你：你们的一切行动我们都很清楚！连你的思想动态也瞒不了我们！



齐英改变了态度，说话也很严厉，他以为可以令人害怕了。可是解文华却觉着一点儿不可怕。他听着这位大队长说话文绉绉的，仔细一瞧，他穿的这身军装也不太合适，越看他越不像个大队长。所以立时没有再回答。



齐英看出解文华的心情，急中生智，掏出日记本来说：「李金魁同志，来，拿手电给我照着点，他少说一个字儿，就拉到沟里去枪毙他！」东海又在那边拉了一下枪栓，这一回才算把解文华吓住。



解文华心里想：哎呀，这是真的呀，恐怕不说不行。可是我要说了，恐怕也活不了，于是吓得跪下了，支支吾吾地：「大队长啊，我都说了，没有重要的了，我要说一句瞎话，我，我不是人生父母养的！我……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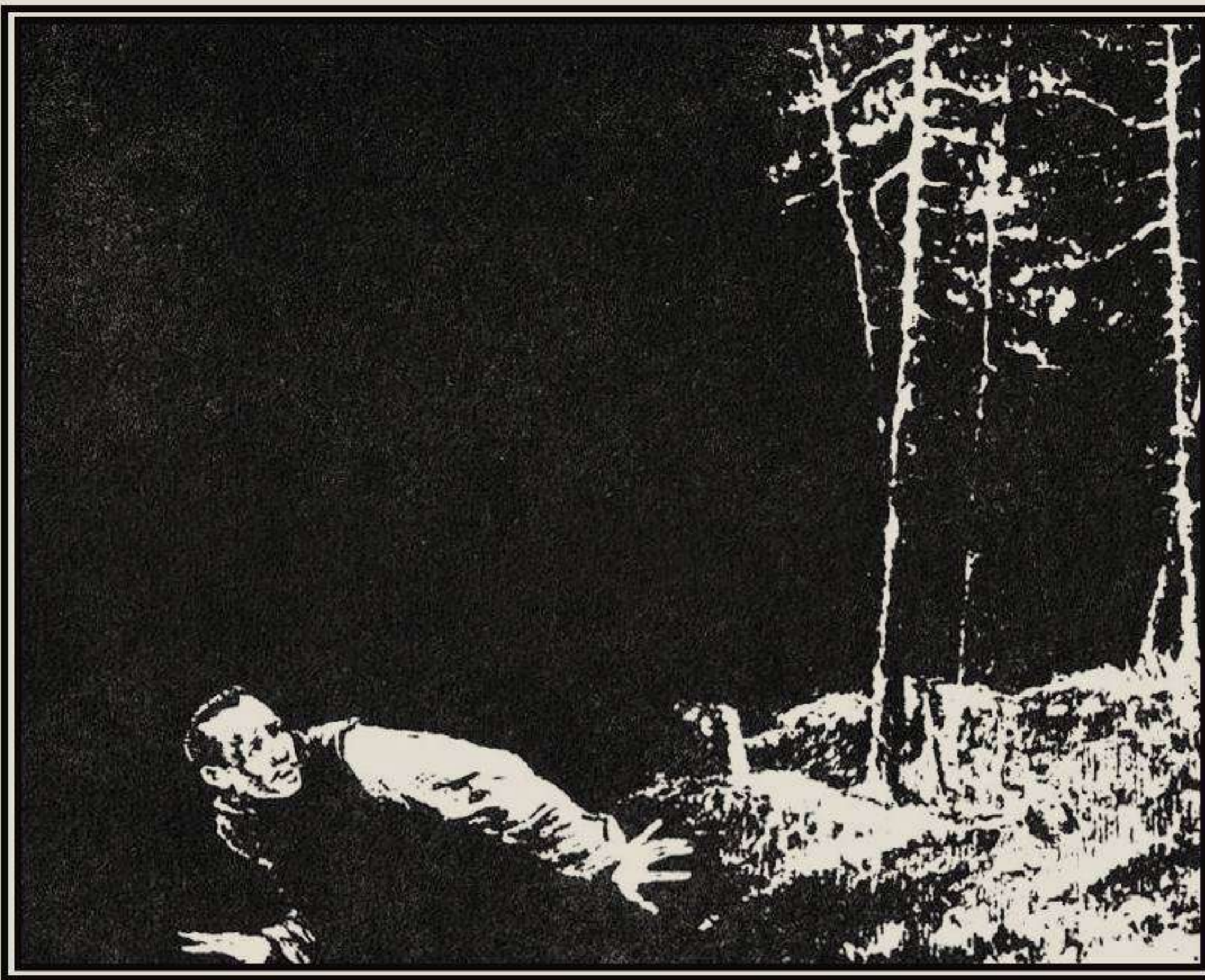
齐英真火了：「拉出去枪毙！」说着不由得就把他手里盒子枪一擦，他本不是要开枪的，可是，他神经太紧张，加上这枪有点滑机，当家伙就响了。枪声一响，解文华一头栽倒在地下。



枪子并没有打着解文华，他是吓瘫了的。他暗想：这大队长可真够厉害的！干脆，是死是活都说出来吧，说出来也许能够活命。于是他就连声叫着：「我说……」给齐英磕头。齐英原来也吓得够呛，这会子才镇定下来。



解文华吓得起不来了，坐在地下，哆哆嗦嗦地把一些主要情况供了出来。原来敌人要在天明前包围小李庄，准备把所有人都抓起来，把干部、党员、民兵部杀了，剩下的人给他们修炮楼、修汽车路。齐英听了，大吃一惊。



齐英问：「敌人怎么知道哪些人是党员、干部。」解文华告诉他：何世昌家有一张黑名单，准备明天敌人来时交出去。齐英又问了一些其他情况，因为他需要赶快去找何大拿。于是叫解文华立下保证，就先放了他。



齐英赶忙又到何世昌家去摆迷魂阵。还是原班人马，到了何家，四个民兵有上房的，有站岗问口令的，弄得草木皆兵，才开始叫门。



。开门的正是何大拿。齐英闯进去用盒子枪一逼：「别嚷！到屋里去。」这一家伙可把何大拿给弄愣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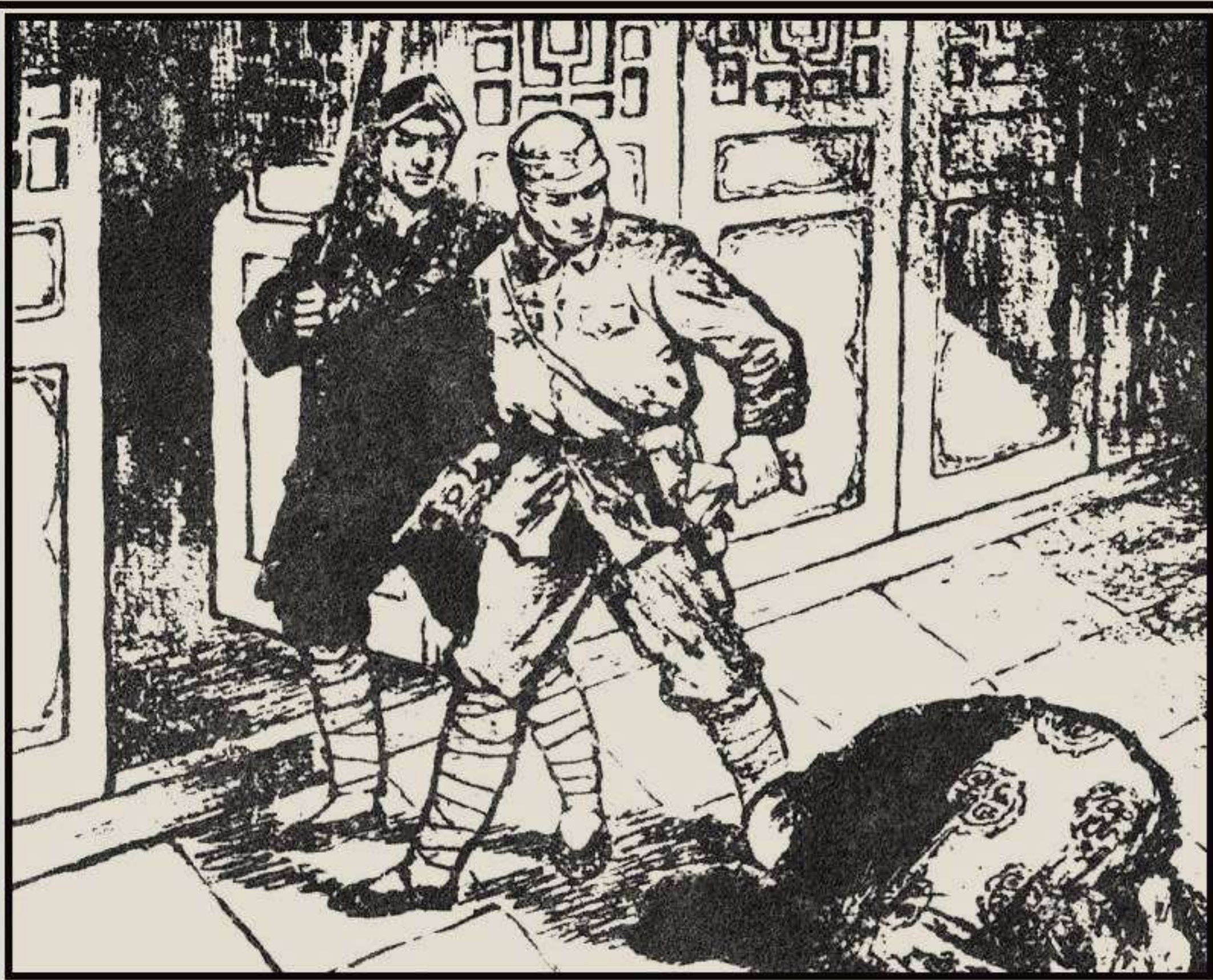
何大拿乖乖地举着手回到屋里。他听这个八路军的口气，好像已经发现了他的全部秘密，登时豆大的汗珠子哗哗地往下滚。暗想：这是怎么搞的？刚才在桥头镇开会的事他怎么知道的？他是分区来的？不像！莫非是化装的？



齐英问话的时候，李金魁和民兵故意在外面弄玄虚，有的问口令，有的拉枪栓。齐英看何大拿不肯说话，就对着外边喊了几句。何大拿一听，好家伙，来了这么多人啊！看这个来头是不说不行，可是说了又怕活不了。



齐英不能多耽搁，就把刚才解文华说的情况说了一遍，最后还说：「……快把你还没有交出去的黑名单拿出来，我们还要去找你们的副会长解文华哩！」何大拿暗暗吃惊，我们的事儿，八路怎么知道得这么详细呢？这神八路真厉害，不说不行了。



何大拿乖乖交上黑名单，跪在地上，请求饶命。齐英说：「你起来，根本就没有打算着杀你。可是，以后再不许你和你儿子干坏事了！要不然就把你的脑袋穿个眼儿！」何大拿叩头如捣蒜，满口答应。



齐英等走后，何大拿可就慌了，他想：天这就快亮了，一会儿日本人跟高凤岐来了，我可怎么交代？他们要是打起来，倒霉的也跑不了我。哎，不如我先去报告吧！想到这儿，他急忙出村，直奔桥头镇跑去。



何大拿出村走了没多远，迎面碰上了高铁杆儿的伪警备队。他把刚才所遭遇的情况，一五一十地都说了，他还说：小李庄来的八路军，可能是一个县大队。高铁杆儿一听，就马上犹疑起来。



高铁杆儿虽然觉得这个情况有些奇怪，可是他知道八路军神出鬼没，所以他信以为真了。他估计，八路一定是要阻止维持会的成立；也可能还要打伏击。因此，他考虑了一下，便拨马传令撤退。



可是他这命令对后面的一队日本鬼子却没有行通，因为队长就是那又粗又野，光知道蛮干的猪头小队长。他一听说高铁杆儿下令撤退，立时就火儿了，他挡住伪军说：「站住的！回去的不行！」



高铁杆儿下了马，亲自向他说明情况，并且说：“八路大大有！再往前去危险大大的！”猪头小队队长摇头晃脑：“八路的没有！大日本皇军的不怕！”一个非要撤退不可，一个硬不让，两个人越说越拧。



高铁杆儿火上来了，喝令了一声：「撤退！」上马就要走，猪头小队队长比他的火儿还大，他把战刀嗤的一下子拔出来，大骂道：「八格牙路！你的心的坏了，大大地坏了！通通死了死了的有。」



日本兵立时上了刺刀，唰唰地散开把伪军给围住了。伪军小队队长是刁世贵，他啪啦一声把盒子枪掏出壳来，喀嚓一下子顶上了子弹，大喊着：「日他奶奶！跟他们干！」他这一喊，伪军们也都摆出战斗的架势。



这工夫，何大拿吓得浑身乱抖，一个劲地拉着高铁杆儿的马镫，哀求他可别真闹起来，跟高铁杆儿一块儿来的特务，何大拿的儿子何志武也害怕真打起来，他悄悄跟高铁杆儿说了几句什么。高铁杆儿正好没法下台阶，便点了点头。



然后何志武又走到猪头小队长跟前，用日本话说了几句温和而又带认错的话，并且说，高铁杆儿的意见是日本兵在前头走，警备队在村外包围。猪头小队长也不愿意真干起来，这才收刀罢兵。



敌伪进了村，天已大亮，村里不但一个八路军没有，连群众也早已跑光了。何大拿怕高铁杆儿怪罪他，同时也怕日伪军闯到他家去，所以就把高铁杆儿让到他家去，一来是求得高铁杆儿的原谅，二来是把他请进来做个顶门杠。



何大拿把高铁杆儿让他干妹子大苹果屋去。大苹果是个风流寡妇，名义上她是何大拿干妹子，实际上是何大拿的二房，大苹果有个女儿叫小香儿，也长得挺漂亮。高铁杆儿一看这娘儿俩，乐得他比猫见了鱼还高兴。



高铁杆儿的大烟早抽足了，可是他还不肯走。他正在跟大苹果起腻，突然猪头小队队长带着一个日本兵闯进来了。猪头小队队长进来一看，就对高铁杆儿说：「唔，你的这边花姑娘的干活！哼！花姑娘漂亮，好的好的，大大的好！」



猪头小队长一把抓住小香儿，日本兵也把大苹果拉住了。何大拿着了慌，吓得不住叫太君，高铁杆儿也坐起来说：「太君，这边的抽烟，这边的喝茶。」猪头小队长哪听这个。「烟的不抽，茶的不喝，花姑娘的干活。」



高铁杆儿说：「不抽烟不喝茶也不能胡闹！」猪头小队长说：「我的胡闹？花姑娘你的可以，我的不可以？通通出去！」说着把高铁杆儿用力一搽，高铁杆儿梆的一下子碰到了墙上。这一回高铁杆儿可真火儿了。



高铁杆儿一喊，他的五个护兵立刻冲了进来，猪头小队长知道不妙，立时抽出战刀，那日本兵也端着枪刺冲着高铁杆儿。可是，都没敢真动手，就这样狗挡狼两惊慌地僵住了。



何大拿可吓坏了，他打躬作揖两头说好话。还是高铁杆儿找了个台阶，说：「你的不讲理，回去大太君的说话。」猪头小队队长也说：「大太君的说话，通通走！」双方这才一齐收了枪。



猪头小队队长和高铁杆儿带着队伍回到桥头镇，两个人就到毛利大队长——毛驴太君面前去告状。高铁杆儿以为毛驴一定会偏袒猪头小队长，不料，毛驴太君丝毫没有责备他，反而摆下酒宴，叫他们握手言欢了。



高铁杆儿走后，毛驴太君可把猪头小队长骂了个狗血喷头，骂他头脑简单，不懂政治。他说：「要长期占领中国，一定要征服老百姓，要征服老百姓，一定要利用中国人！」骂得猪头小队长心服口服，「哈意哈意」地表示接受。



当天夜间，毛驴太君接到情报；小李庄逃跑的群众，已经陆续回到村里。毛驴太君立刻带着高铁杆儿的警备队、猪头小队队长，迅雷不及掩耳地包围了小李庄。



敌人包围了村子以后，李金魁带着民兵和一部分群众向外冲。李金魁在村口打死了两个伪军，才带着民兵和少数几个群众冲出村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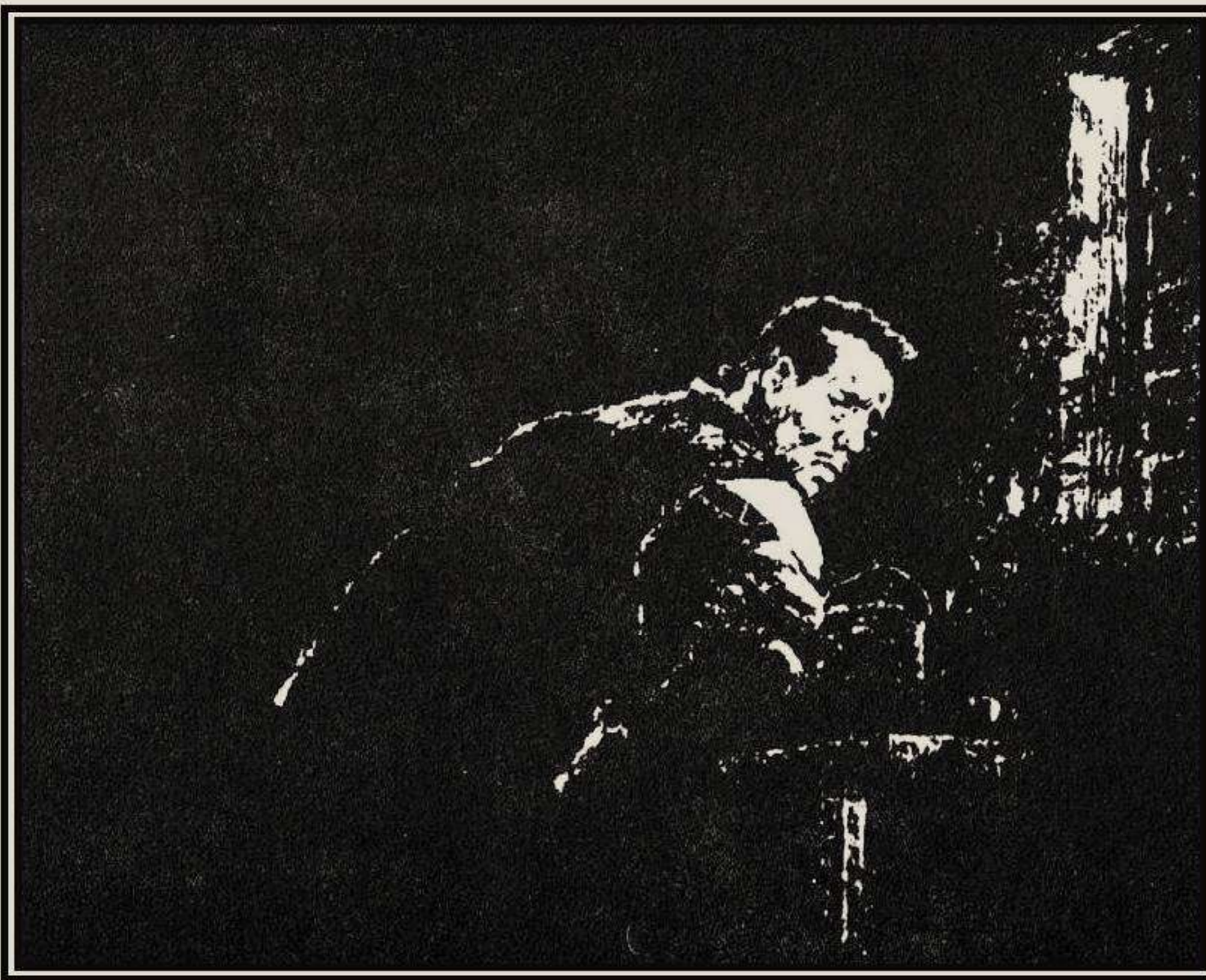
毛驴太君一到，便指挥把没有逃脱的群众驱到一个空场去，然后派何大拿、何志武父子和解文华带着日伪军挨户搜查。这次高铁杆儿也亲自在场，凡是可疑的人家，都得搜个盆翻罐倒，一处不漏。



搜来搜去，搜到孙定邦家。何志武这小子，知道孙家过去常有八路军来，他疑心孙家准有地洞，所以搜得特别仔细。搜完院子，他和解文华就进了套间。



解文华翻腾了一阵，一下子，把土炕的那个地洞口发现了。登时就吓得头发根子都炸了。他知道，搜出地洞来就要进行一场决死的恶斗！说不定敌人还会往洞里放毒瓦斯。



解文华觉着，共产党八路军对他并没有恶感，要是叫敌人把洞里的人全给抓出来那还好受得了？再说，发生了惨案，八路军来了一定要算这笔血账，干脆把这事瞒过去算了。于是赶紧把洞口木板拉过来，又把炕席盖上。



解文华盖好炕席，紧忙着就溜出来了。何志武看他脸上不是人色，问了句：「老转怎么啦？有什么？」解文华说：「没，没什么，什么都没有。」他说话也有点截气了，这就更引起了何大拿和何志武的怀疑。



何大拿认为这里头一定有鬼，何志武说了声：「我再去找找，非搜出人不可。」说着，走进了套间屋去，解文华为了表示自己没有假，也跟何大拿进了屋去。他吓得战战兢兢地看着，就怕万一搜出地洞口来。



高铁杆儿看见何志武去搜套间，就指挥着伪军和特务们，上房的上房，堵窗户的堵窗户，把门口的把门口，准备堵住往外冲的八路军。



这时候，洞里的人也做好了准备，准备敌人要发现了就跟敌人拼。丁尚武守住洞口，他打算进来一个砍一个；孙定邦在他后边，把保存下来的十多个手榴弹都放在身旁。



齐英不住地做政治动员。他说：「没有关系，敌人不一定能搜出来，他真要搜出来就跟他干了！我是共产党员，既革命就不能怕死，要死我死在你们的头里！为国牺牲，死了也是光荣的！他越说越激动，胸膛里的热血差一点要喷出来。」



史更新养了两天，精神也好多了，他听到齐英老是说死啊死啊的，有点不大愿意听，他说道：「死？没有那么简单，」他把步枪安上了刺刀，把盒子枪顶上子弹关上保险机，准备万一。



孙定邦的儿子小虎儿看见史更新有两杆枪，有点眼馋了，他说：「大叔，把这盒子枪给了我吧！我只有一杆肖飞大叔给我的红缨枪。」史更新说：「你会使吗？」小虎儿说：「会。」伸手就来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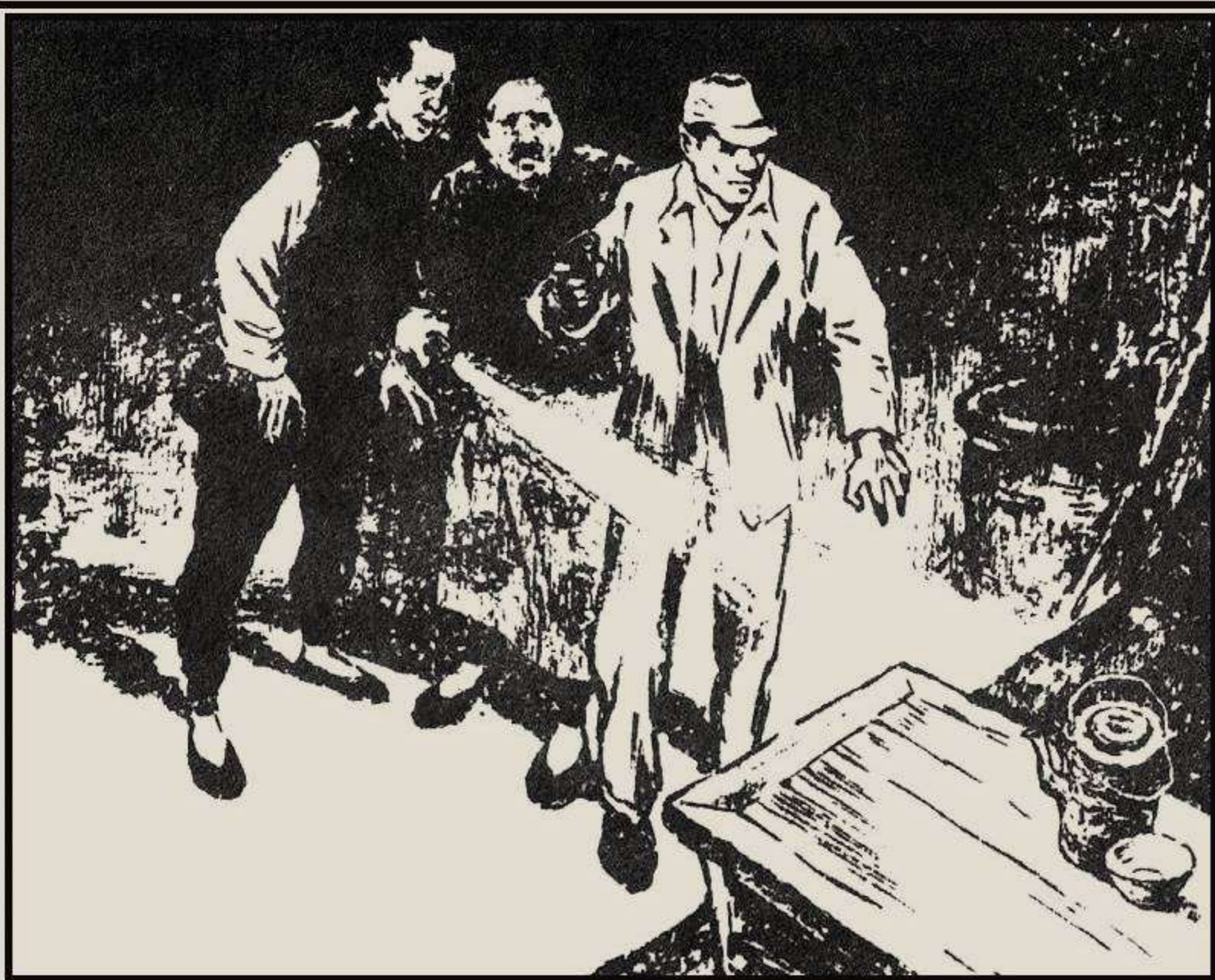
史更新高兴地把盒子枪给了小虎儿，小虎儿就像得了宝贝一样，一蹿就上前头去了。史更新看着他那可爱的身形，心想：真是老子英雄儿好汉，这孩子将来一定比他爹还有出息。



洞里空气「污浊」林丽感到憋得难受，她就挤到洞口去。恰巧在这个时候，林丽听见他爹他哥在外边说话，她心立时受了一惊：想不到来搜捕的，竟是自己的爹、自己的哥！她气得血往上冲，恨不得把他们抓过来啃一口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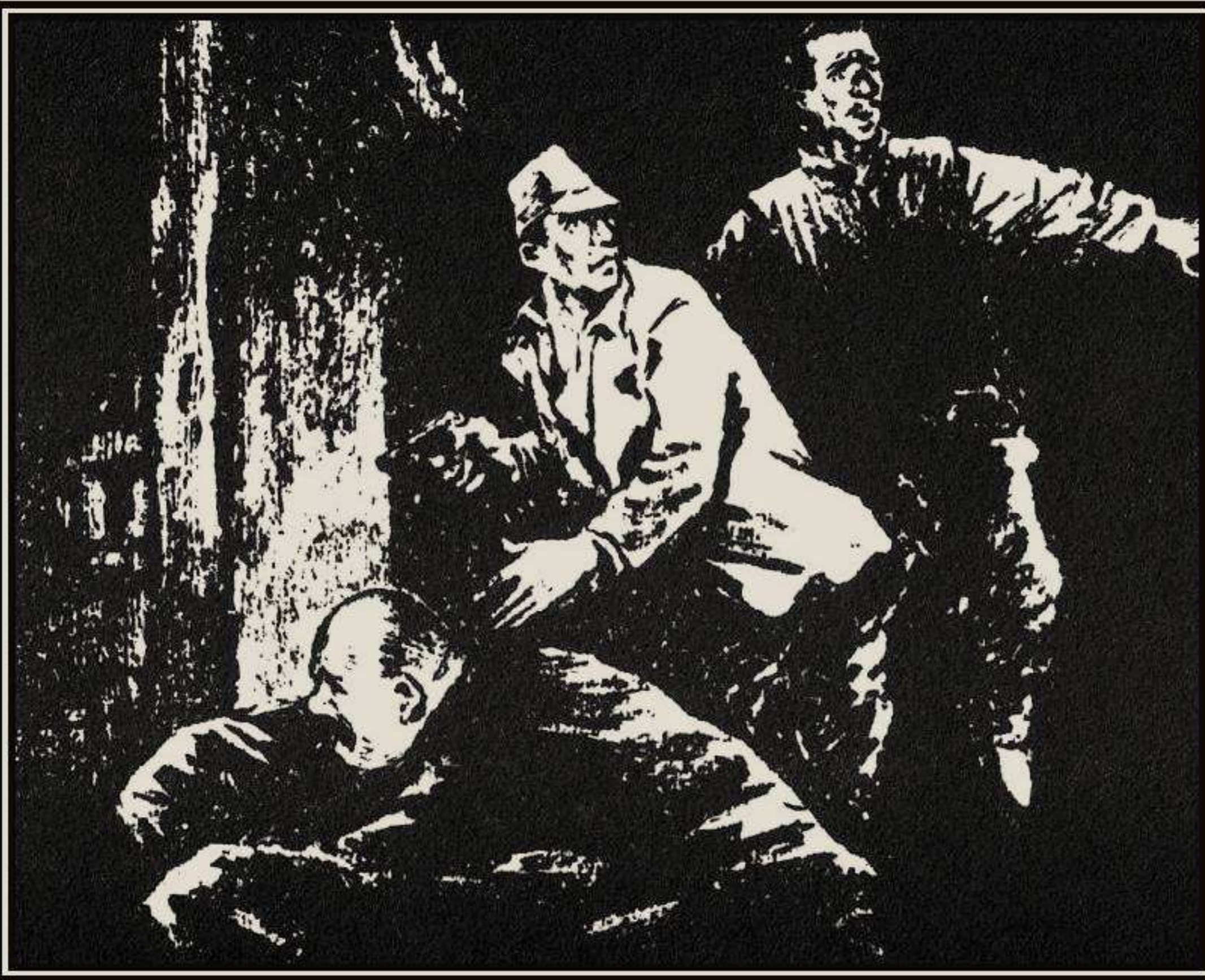
，正在这节骨眼儿上，何志武把炕席掀开了，何大拿过来用手电照着何志武把炕上木板往旁边一拉，这个秘密的地洞口就暴露了。



「洞口刚一暴露，里面就有动静。何志武心里一惊，退下炕来说声：『出来了！』就用枪瞄上准，何大拿也用手电照准了洞口。」



可是，当林丽刚一露出头来。何志武仔细一看，啊！正是妹妹何志贤，当时就把他闹得不知怎样好了，何大拿一看是自己女儿突然钻出洞来，他「嘎——」的一声呛了一口气，手电筒嘭的一下子掉在地下灭了。



这一场奇遇，闹得何家父子手足无措，蒙头转向地向外走，连屋门也找不着了。解文华也闹得心慌意乱，直往后闪。



这几个人一出来，高铁杆儿就问：「什么「出来了」？怎么回来？」何志武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。何大拿也是张嘴喘气浑身乱哆嗦。这一来，可就引起了伪军的疑心，有个伪军小队队长，端着枪就要往里走。



还是转轴儿来得快，他拦着那伪军小队长，不住地摆着手儿说：「进去不得，进去不得，里面出了老仙儿啦！」伪军小队长半信半疑地问：「什么老仙儿？」



解文华说：「我们在屋里翻腾的时候，佛龕里出来一个白胡子黑尾巴的小黄鼬，何志武要拿枪打，可是那个小黄鼬一转眼就不见啦，何大拿手里的电棒也灭了。你们说邪门不邪门！」伪军们听了害怕起来，也就没有再去搜查了。



这边没有搜出什么，外边被抓住的人已全都被送到广场去，男的站在一边，女的站在一边，由毛驴太君亲自主持开村民大会。他先说了一套讨好老百姓的话，然后说：「共产党的、干部的、民兵的哪个是？你们通通说出来，我的一个不杀。」

（一）大黑天，人这么多，谁知道谁打死的。

（二）也许是他们自个儿开枪打死的哩！



整个场上闷沉沉的，闷了有抽袋烟的工夫，才有人说：「这个俺们不知道。」毛驴又问：「八路军的来了没有？」大伙说：「八路军早就不见了。」毛驴接着又问：「警备队的两个人什么人打死了？」「大伙儿你一言我一语，都说不知道。」



大伙儿还没有沉静下来，就听有一个人大叫了一声：「我看见了，我知道！」大伙儿立时惊讶地注意一看，说话的人是解二虎，他已经走到毛驴太君的面前。



毛驴问李金魁哪里去了？解二虎说早跑远了。毛驴又问：「他家人的有没有？」二虎向妇女群里指着：「这是他的媳妇，这是他的奶奶。」大伙儿一看，恨不得把二虎抓过来啃他两口。



毛驴又问了问二虎的身份，就高兴地拍着他的肩膀说：「你的大大的好！我的命令你的小李庄自卫团团长的干活，他们通通你的指挥。」这一家伙可把个二虎高兴得不知道怎么好了。



人群中有个老汉叫何世清，他在村里一向主持公道，好讲义气，因为他为人耿直，人都称他耿先生。今早敌人进村时，他的一个孙子被打死了，他本来就窝着一肚子怒火，一看二虎这种丧心败德的行为，就大声喊道：「二虎是疯子！」



大伙儿听他一喊，也都跟着喊起来：「对啦，二虎是疯子……」二虎一听可火儿了：「妈那个屁！谁是疯子！」说着他就捋胳膊卷袖子，上来要打何世清。何世清说：「你这东西，出言不逊就是疯子！」



毛驴喝止住二虎，把何世清叫出来，问道：「你叫什么？」何世清说：「我叫何世清，就是处世的世，清白的清。」毛驴又问：「你的什么干活？」何世清说：「我什么都干，就是不干坏事！」



毛驴太君微微冷笑了一下又问他：“你的什么人？”何世清说：“我的中国人！”大伙儿一听他这样回答，打心眼里钦佩他，可是也真替他担惊害怕。不料，毛驴太君并没有再问他，把手一摆又叫他回去了。



毛驴太君又故意装出文雅的派头，叫大家提名选举维持会长。他在群众面前走了一趟，跟这个说两句，跟那个笑笑，还假意逗逗孩子。大家知道他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不安好心，谁也不睬他。



毛驴太君催大家提名，可是谁都不吭声，他没办法了，就说：「你们的不提，我替你们提，何世昌、解文华解二虎，你们的选吧。」他说完，不知谁喊了一句：「我选何世清。」别人谁也没有言语，可是何世清却从人群站出来了。



世清脸红脖子粗地说：「乡亲爷儿们，我世清祖祖辈辈可没有办过一点损阴丧德的事！你们谁要选我做这样的官，还不如去掘我的祖坟，把俺家的孩子都给填到狗窝里去！」他刚说到这儿，高铁杆儿提着马鞭子过来了。



高铁杆儿用鞭子指着何世清说：「你这老孙子是活腻烦啦！」何世清也用手一指他：「你不能出口伤人！」大伙都怕他吃亏，忙着把他拉进人群去。



高铁杆儿喝令何世清站出来，何世清没有听从他的话，高铁杆儿喊了声来人，几个特务和伪军没有等吩咐，就把这白发苍苍的老人拉出来了。高铁杆儿这才吩咐说：「给我找铁锹去！」



高铁杆儿又用鞭子指着大伙儿说：「你们这些东西天生的贱骨头！不给你们个厉害的，你们就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！告诉你们：日本太君好说话，我可不行，何世清不是说我出口伤人吗？嘿嘿！我不出口伤人了，我要他妈的生理活人！」



……」
高铁杆接着又骂道：「你们一个混蛋，俩混蛋，怎么一个个都是他妈的混蛋吗？共产党八路军叫你们选举的时候，瞧你们那高兴劲儿，这会儿大太君叫你们选举，你们怎么啦，都哑巴啦，都死了爹啦？」



高铁杆儿骂人的这工夫，坑已经挖好了。高铁杆儿就用鞭子指着坑子，眼看着何世清说：「下去！」老乡都捏着一把冷汗，可是何世清一动也没动，脸上也没有露出一丝害怕的神气。



老乡们你一句，我一句，纷纷替何世清求情。解文华也拉着何大拿走到高铁杆儿的面前说：“大队长，看着大伙儿的面子饶了他吧！让他认个错算了，何必生这么大的气呢？”何大拿也跟着随声附和。



铁杆儿总算答应饶了何世清。何世清听说饶了他，转身就往人群里走去。高铁杆儿大叫了一声：「站住！你这老混蛋，连个谢字也不知道说？你真他妈没有受过教训啊！今儿我非教训教训你不可。给我跪下说一声谢谢！」



何世清站倒是站住了，可是他没有跪，也没说谢谢。高铁杆儿更火儿了，照他脑袋抽一鞭子。



何世清哪里受过这个？他涨红着脸放开喉咙：「我上跪天，下跪地，跪我的生身父母，除此之外，我什么也不能跪！」高铁杆儿跺着脚喊道：「来人，把他给我架到坑里去！」



一。特务伪军们想把何世清脑袋冲下推下去，高铁杆儿把他们止住说：
「你们没埋过人哪？这样太便宜他了！让他下去站着，一点一点地埋。」



村里的人们看见要活埋何世清，都气鼓了肚子。小伙子 and 妇女们真想夺敌人的枪，跟敌人拼了命，正在这个劲头儿，解文华跑过来大声喊：「乡亲爷儿们，快把维持会长选了吧！不管选谁，选了还能救何世清的命！」何大拿也过来直说。



大伙当即就选了什么大拿和解文华当维持会长。这两个人又去向毛驴太君和高铁杆儿求情。毛驴太君一看目的已达到，就假充好人，让把何世清扒出来，同时命令解二虎带着伪军押着所有的男人去修汽车路。



解二虎这一家伙可抖起威风来了！他是又擤鼻子又吐唾沫。大伙儿可是气得直咬牙，边走着一边想：找个机会砸死这个兔羔子。



男人们被押着走后，毛驴又命令高铁杆儿查一查，谁家的男人没有到就抓起一个女人来，通通带到桥头镇去。头一个被叫名字的是李金魁的媳妇大女，她没有动，伪军就过来拉她，她因为快生小孩儿，身子骨不作主，一扯就给扯倒了。



紧接着被往外叫的是楞秋姐姐金兰和妹妹玉兰，这两个姑娘身体都很健壮，伪军一过来拉她们，她们就跟伪军动起手来。她身边的几个青年妇女，也愤怒地冲过来帮助她们和伪军厮打。



几个带头厮打的妇女，被伪军们绑了起来，其余的妇女个个都气得脸儿发白，横眉立目怒气不休。这时候，高铁杆儿又说话了：「这些个大闺女、小媳妇们，没有一个不是八路味儿的。都给我押到桥头镇去！」



高铁杆儿一声令下，小李庄的青年妇女八十个人就全部被押解着送到桥头镇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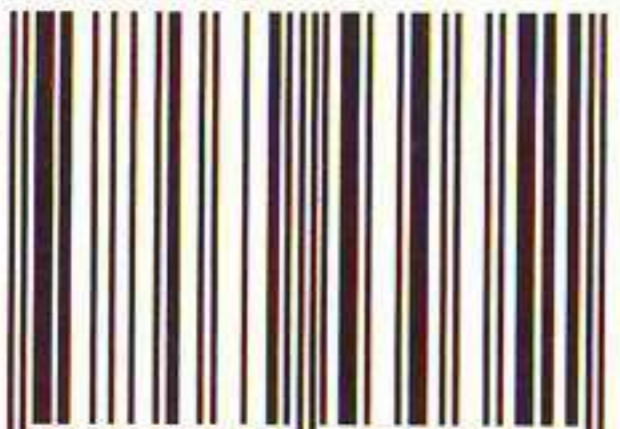
欲知这八十名妇女的命运如何，请看下册《捉二虎楞秋除奸》。

抗日战争故事画库

责任编辑：施振广
封面设计：方 辰
封面题字：孟德荣
电脑制作：张元盛
技术编辑：高 振



ISBN 7-5305-3035-6



9 787530 530351 >

烈火金钢之三

齐英巧施迷魂阵

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

天津市和平区马场道150号

邮编：300050

网址：www.tjrm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天津市永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89x1194

1/50

印张：2.44

2005年8月第1版

2005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号：7-5305-3035-6

印数：1-4000